

虞河汤汤

——长篇小说《虞河桥》创作谈

□王威

《虞河桥》是我写潍县集中营题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第一部是2023年出版的《乐道院》。写长篇小说是个体活力，尤其同一个题材短时期内写两部，于脑力上更是一种考验。最初创作时，为了避免跟《乐道院》沦为同质化，为了摆脱掉创作《乐道院》时存留在脑海里的情节构思，开头我就废掉了六万多字。当废掉第五个开头时，我终于放弃了跟《乐道院》相同的第三人称视角，改为第一人称视角。

当男主人公诺亚以“我”的视角讲述起被囚禁的日子时，我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。我知道，一部全新的关于潍县集中营的长篇小说诞生了。记得有文友说过，人有人的命，文有文的命。我深知，《虞河桥》的命就应该从第一人称“我”开始，从“我”结束。这是《虞河桥》最舒适、最流畅的表述方式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沉浸其中，真实而又冷静地记录下那段历史。

诺亚是二战时期两千多名被关押进潍县集中营里的西方侨民代表，也是战争中所有平民百姓的代表。从他在《虞河桥》中诞生的那天起，注定了他会肩负不平凡使命。二十岁的他用于干净澄澈的目光，打量着在炮火下满目疮痍的潍县，审视着集中营里的爱恨情仇。

创作《虞河桥》虽然是一趟艰难的旅程，可是由于我翻阅了大量的关于潍县集中营的资料，对里面被关押的侨民非常熟悉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熟悉他们的为人……写的过程中，我经常感觉自己正在里面生活，我真的变成了书中的“我——诺亚”，我用诺亚的眼睛看集中营，看战争，看罪恶，看救赎，看潍县百姓那些

无私的援助。

诺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如是提到：“如弟弟所称呼的，潍县集中营既是我们的监狱，也是我们的家。那里既令人窒息又令人依恋，既令人感觉温暖又令人感觉恐惧，世界上再难找出第二个地方，让人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。”写到此处的时候，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那时万籁俱寂，室内暖气温度适中，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。楼下的路灯在迷蒙的雪中，散发出温润的光泽，我忽然潸然泪下。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，在这个冬夜，坐在温暖的书房里，深深体会到了那段历史的残酷性……我又一次进入了1943年，进入了1943年的潍县集中营，我变成了二十岁的诺亚，变成了四十岁的西蒙，变成了暗夜中往集中营里偷偷投放食物的潍县百姓……他们的悲伤，他们的恐惧，他们的饥饿，他们的绝望，以及他们对和平的向往，也变成了我的，实则那也是战争时期全人类的悲伤、恐惧、饥饿、绝望和向往。

集中营十字楼的阁楼，是诺亚跟外界接触的唯一窗口。通过这扇窗，他看到了墙外围绕集中营汤汤流淌的虞河，以及虞河边的一家三口，还有那个抱着大白鹅奔跑在虞河边的中国男孩。他在心里默默为那个男孩取名“比尔”，他羡慕比尔能自由地奔跑，羡慕他能跟随在父母身边，羡慕他有一只优雅的大白鹅……诺亚从比尔身上看到了“光”，为了留住心中的这道“光”，他拿起了手中的画笔，开始把集中营里的日常画成连载漫画《虞河桥》，并且创作了同名话剧剧本。当时的他并不知道，他创作并导演的这部话剧，葬送了墙外比尔的性命。

当话剧《虞河桥》在集中营里

被搬上舞台后，彻底暴露了潍县百姓对侨民生活、医疗、通信、出逃等方面的援助。墙外的比尔因此被日军淹死在了虞河。这时的诺亚才明白，自己在战争面前是如此的稚嫩和天真，他不能原谅自己的“罪恶”，他认为自己害死了比尔。他也深切地认识到，在战争面前，不管是被关押在集中营内的侨民，还是在虞河边自由奔跑的比尔，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，都是被战争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禁者。

诺亚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：为什么秋天到了，河边的高粱地却已荒芜，只有那只大白鹅孤独地在那里游荡？比尔去了哪里？他们一家三口去了哪里？妈妈，每次梦到这里，我都会心痛，痛到在梦中干呕。我竭力从脑海里搜寻出漫画书稿和话剧剧本《虞河桥》，想看看比尔去了哪里……

从集中营被解救出去以后，老年的诺亚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，他忘记了眼前的事情，可是遥远的潍县集中营却一刻不曾从他的记忆中消失，集中营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难友，还有无辜的中国男孩比尔，他都没有忘记。

在《乐道院》中，我曾经写道：“在战争面前，每个人，每座城，都是孤儿。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《虞河桥》，适应于诺亚、比尔和所有被关押的侨民身上。比尔死后，诺亚经常坐在阁楼上，呆呆地望着墙外的虞河，那个抱着大白鹅在虞河边奔跑的无辜男孩永远回不来了。这一刻，不但诺亚醒悟过来，坐在书桌前的我也深深地意识到，战争年代，平民百姓的死亡，如同一粒草芥，风吹过，留不下一丝痕迹。唯有祖国强大了，人民的命运才能得以改变，人民的生命安全才能得到保障，侵略者才能望而却步。

“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坐在床边，边擦嘴角的血边问。

尼克说：“我想让那个中国木匠帮我寄封信，被金刚的手下发现了，他们把木匠和我关起来了，说要给我们惩罚。本来今晚我带着木匠逃出来了，可木匠腿脚不行，又被他们抓回去了。我藏在树上，等他们搜查完关押房，就从树上回来了。”

我心里一震，那个中国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酷手段，我跟马戏团在外演出时就见识过。而尼克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他满不在乎地以为这是件小事，他在火车上一个人打了三个日本人都没事，如今找个中国木匠寄封信又能怎样。

屋子里陷入沉默。有人问炉子是不是封好了，没人吭声，有人下地把炉子封上了。外面寒风呼啸，吹得窗玻璃发出尖锐的声响，从远处隐约传来了几声狗吠。这是个寂静的寒夜。我把温妮穿过的大衣覆盖在身上，我终于想起她身上的香气跟什么相似了，爸爸别墅院子里的向日葵，即将成熟的向日葵散发出的就是这种香气，既有花香又有果实的香气，混合在一起，容易让人产生甜蜜的向往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去棒球场点名，尼克也混在其中。刚到棒球场，他就被等在那里的日本兵一左一右扭住了。尼克斜眼看了看他们说：“放开我，我不跑。”

金刚示意日本兵放开他。解放了的尼克嘴角露出不屑的冷笑，仿佛在与日本兵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。

刚点完名，游戏就开始了。中国木匠被押了上来，他戴着一顶破毡帽，穿的裤子肥大破旧，棉袄没有扣子，只是用一根麻绳紧紧束着，以期增加点热量。当他抬起头，我才看到，他的左脸颊被打肿了。他走得东倒西歪，好几次差点把自己绊倒。

尼克说：“木匠先生，你不要怕，他们不敢拿我们怎样。”

点名队伍里鸦雀无声，大家在等待宣判。

金刚指了指尼克，上前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木匠：“你给他往外传递消息了？这是第几次？”

“昨天是第一次。我们以前不认识，昨天在路上遇到，他问我能不能替他寄一封信，是写给父母的，他说很想他们。我看他说得可怜，孩子想娘不是罪过，就答应了他。信昨天给你们了。不就是个孩

子想寄封信给他娘亲吗？这有什么好调查的？谁家的孩子不想娘啊？”木匠舔了舔干裂出血的嘴唇，看得出，他在尽力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金刚问尼克：“你昨晚逃去了哪里？”

尼克漠然地说：“我没有逃跑，我回关押房睡觉了。”

金刚笑了，说：“有胆量！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就喜欢有胆量的人，你归队！”说着，金刚伸出手，想拍尼克肩膀，被尼克挥手狠狠打掉了。金刚被闪了一个趔趄。尼克冷漠地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反击。

木匠慌忙劝阻尼克说：“孩子，不要这样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叫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遇事不能急躁。你要好好保重自己，你娘还在外面等着你。”

队伍里的凯瑟琳大叫：“尼克！冷静下来！”尼克扭头看了她和木匠一眼，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，他指着木匠对金刚说：“放他走！”

金刚恼羞成怒，朝他声嘶力竭地怒吼：“你再不归队，破坏纪律，我当场击毙他！”

我朝尼克喊了一声，示意他听金刚的。尼克犹豫了一下，慢慢退回到我身边。

金刚走到木匠跟前，情绪恢复了正常，他把皮鞭束起来，轻轻敲打着自己的手心，对木匠说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这是第几次为他们私下传递情报？”

木匠茫然地看着金刚，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没有传递什么情报啊，昨天，你们也检查那封信了，把我也打成这样了，还要怎样啊？”

“你很快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了。”说完，金刚回头看着尼克，朝他诡异地笑了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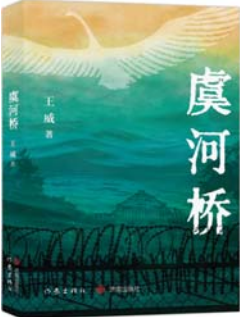
尼克刚要走上前去，被我一把握住了手腕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比尔，如果这是在《虞河桥》里发生的故事就好了，你就可以带着木匠飞出高墙，把他送回家，他的家人还在等他回去。可是现实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如同蝼蚁，不管是谁，都能掌控他的命运。

金刚挥手叫来两个日本兵，押着木匠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去。

尼克疑惑地问我：“他们释放他了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队伍里没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寒风吹过，地上的枯叶飞到半空，打着旋飘荡，又纷纷落到了我们头顶或者脚下，树上的寒鸦发出悲戚的叫声。时间不长，从教堂的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。

《虞河桥》节选——木匠遇害

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善待地球 低碳生活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



齐鲁晚报